

《天华界》《涅槃书》《隐衷》

“云荒三女神”之一

丽端最新力作巅峰登场

我实现了曾经对你许下的诺言——

真爱不灭之处，就是天华界。

天华界

丽端◎著

内赠

画家卢波亲自
绘画和设计的
书签一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华界

丽端◎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华界

楔子	2
一 神之子	7
二 汉人和羯人	14
三 天下至美	20
四 天华界	28
五 转变	34
六 毒	41
七 父子	48
八 兄弟	54
九 劫与破	60
十 往事	70
十一 幻灭	79
十二 惊	87
十三 修罗场	94
十四 合二为一	100
尾声	113

涅槃书

楔子	119
一 倾心	121
二 横眉	126
三 反目	133
四 折翼	139



Contents



五	缄口.....	145
六	屈膝.....	151
七	袖手.....	160
八	插足.....	171
九	断肠.....	177
十	祭魂.....	185

隐衷

一	起.....	193
二	承.....	202
三	转.....	225
四	合.....	234

书评

追梦.....	243
千叶莲华.....	245
火与冰.....	248
洁白的种子.....	250
千重之爱.....	252
记忆里的那根弦.....	254



天华界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石宪知道，黑暗里那些贪婪的眼睛已经盯着自己很久了。即使他合着眼睑佯装熟睡，也仿佛可以看见那些妖异的眸子，如同群星一般将他包围笼罩，让他闭着眼睛都能看到点点星光。

星光——这个比喻让石宪感到有些好笑。如果天上的星光都如同这些妖魔的眸光一般狰狞，那么世人恐怕都是活在地狱之中了吧。

无意识地伸了伸手，石宪感觉到胸口衣襟处水润寒凉，想来那株白莲依然无恙。那可是三天前恒露离去的时候交待给他照看的花儿，说好了等她回来的时候一起种到空寂山顶的天池里去的。因此哪怕三日来耗费了诸多精神照看这朵白莲，这枝娇弱的植物仍然可以让石宪将这地狱般的空寂之山想象成开满圣洁莲花的天华界。这般苦中作乐异想天开的本事，石宪自己也觉得太自欺欺人了些，怪不得常常会引得恒露恶狠狠地骂一句：“你做梦！”

眼看石宪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周围顿时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他凭什么笑，难道就笃定我们收拾不了他么？”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就算已经刻意压低，可那无法掩盖的尖锐仍然如同一根刺从黑夜的寂静中突起，成功地煽动起一阵汹涌的戾气和杀气。

石宪翻了个身。虽然眼睛依旧没有睁开，藏在衣袖下的右手却已暗暗压上了腰间的剑柄。这样深陷重围的遭遇，他已经领教了无数次，早已

从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修炼到了如今岿然不动的境界。可是岿然不动的毕竟只是外表，内心终归会被那腾腾涌来的阴毒之气所惊激，连耳朵里都是心脏急速跳动的声音——称霸云荒空寂之山的妖魔鸟灵，毕竟不是好对付的。

幸而那些妖魔早已在他的剑下吃过几次亏，此番也不敢冒进，只是锲而不舍地守候在一旁窥伺。这种感觉，就像咆哮的海浪一波波地冲上岸来，却又在即将舔到脚趾的瞬间退下去，让他庆幸之余，却又忍不住担心那不知何时到来的灭顶之灾。

杀气弥漫，看来今天晚上又睡不成了。石宪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侧起耳朵，却依然听不到那个渴望的声音。明知道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却又有些止不住地担心，加上周遭沉重的危险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浓烈，石宪再也无法佯装平静，索性睁开了眼睛。

空寂之山是云荒西部最高的山峰，月亮似乎都比别的地方看起来要大些，可惜却也并非别处看见的那般圆润，竟似带了些钝钝的棱角，仿佛被人浅浅地割了几刀，显出一种阴郁的狰狞来。

然而石宪知道，当然不是有人切割了月亮的轮廓，那冲天而起遮蔽了月光的，是空寂之山中散发出的死灵怨气。

每一天夜里，云荒大陆上含着怨愤死去的魂灵中，终有一部分会挣脱黄泉之水的轮回之路，被吸引到最为黑暗阴冷的空寂之山来。而空寂之山，则是靠吞噬这些灵魂而完成自己的生长。当那些飘荡在虚空中的灵魂被空寂之山凝固成比夜还黑的岩石时，栖息在空寂之山的恶魔鸟灵们也开始了一天的狂欢盛宴，通过吸食灵魂和怨气壮大自身的力量。对这些由怨灵聚合而生的恶魔鸟灵而言，石宪在空寂之山旁若无人的存在无异于是对他们力量的最大挑衅，也就无怪乎他们在多次失败之后，仍然不死心，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果然，在看到石宪睁开眼睛缓缓起身之后，原本退后了两步的鸟灵们又重新走上前来。一二十只鸟灵挤挤挨挨地站在一起，扎煞着他们黑羽覆盖的肉翅，形成一个紧窒的包围圈，妖异的目光贪婪地盯着石宪，显然相互间的鼓励让他们嗜血的本性战胜了对石宪的畏惧。





“我从来只想和你们和睦相处。”石宪看着妖魔们步步紧逼，没有动，也没有拔出腰间的佩剑，目光甚至有些退避地盯着衣襟上斜插着的白莲花，“我只是白天在这里散步，晚上在这里睡觉而已。我从来没有妨碍你们，你们袭击我的时候我也仅求自保，这么大的空寂之山为什么不能让我留下来呢？”

“可是我们的头领很讨厌你，她命令我们杀了你。”一只鸟灵伸出血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她还说你修炼神仙术，若是吃了你，会比吃上一百个普通人更增强灵力。”

“谁是你们的头领？”石宪愕然问道。能做到鸟灵这群食人恶魔的头领，自然是本事最高手段最狠心思最毒的那一个，可是他以前怎么没有察觉？

“哈，你居然连谁是我们头领都不知道，枉你还一副痴心人的模样守在这里，真是笑死人了！”鸟灵们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却冷眼偷觑着石宪的反应，“我们的头领，自然是恒露姐姐了！”

“恒露？”石宪心中一紧，仿佛那里破了一个洞，力气一下子都散了出去，“不可能，三天前她走的时候都还没有……”是的，三天前恒露离开空寂之山的时候，只说要去采更多的莲花回来，而他则乖乖地留下来，小心翼翼地用自身的灵力保护着怀里脆弱的白莲，满心幻想着要让空寂之山山顶的湖泊里，都种满各色对抗死亡和怨恨的莲花……

“笨蛋，恒露姐姐要做什么，当真会告诉你吗？”那只鸟灵见自己的说法有效，顿时扑扇着黑翅，面有得色地说下去，“三天前，恒露姐姐带领我们突破了空桑人的结界，飞到白穗城去啄死了那个胆敢放箭射我们的守将，还顺带把城里杀了个人仰马翻，死人堆起来有小山那么高！这三天里大伙儿真是痛快啊，好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多新鲜人肉啦！这些都多亏了恒露姐姐的本事，所以大伙儿就尊奉她做了头领。头领吩咐我们杀你，我们敢不遵从么？”

“她……她居然带你们……”石宪脚下微一踉跄，只觉得仿佛当头被人打了一棒，竟是一阵昏眩——恒露，恒露，就算你已经沦落成魔，却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众恶之首，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大罪？如今你在这条邪恶

之路上越陷越深,我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泡影而已,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恒露姐姐初登头领之位,便下令说你屡屡骚扰她,像只苍蝇一样赶也赶不走,索性就要我们杀了你算了。”说话的鸟灵忽然诡秘地一笑,不无嘲讽地道,“恒露姐姐还说,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喜欢她,就干脆让我们吃了,也变成妖魔吧……否则,谁还会相信你信誓旦旦的鬼话呢?”

“刷”的一声,石宪猛地抽出了腰间的佩剑,立时吓得早已领教过他御剑仙术的鸟灵们一凛,本能地退缩开去。“以为说这些就可以迷惑我吗?”石宪冷笑道,“想要吃我,还得看你们的本事!”

“你的本事,我们自然是知道的。”先前的鸟灵盯着石宪衣襟上渐渐萎蔫的白莲,得意地笑道,“不过你现在灵力尽失,就算有什么本事也使不出来了吧!恒露姐姐的计谋,要治你真是易如反掌!”

石宪心头一震,霎时只觉得头重脚轻,连手中的长剑也“呛啷”一声,无力地跌落在地。空寂之山乃是云荒的绝地,任何生命都会被山体吞噬,因此这三日来为了护住白莲不至枯萎成尘,他一直在用自身的灵力抵御着死神强大的争夺,以致现在已有力竭之感。

想起递给自己这朵花儿时恒露笑语盈盈的模样,分明是早已为今日设下了圈套,偏偏自己还以为是自己的恒心感化了她,心甘情愿为她守着这点温情的象征,却不知他的恒露早已沦落成魔,早已不是当年率真明朗的善良少女了,只有他还如往日一般,对她痴情得仿佛一个傻子!一念及此,石宪心如刀绞,勉强捏起蹶云诀飞上半空,只想趁着一息尚存之际逃离这些妖魔的包围。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在空寂之山护持那朵白莲耗费了石宪所有的力气,蹶云诀不过初初展开,平日里几乎毫无所觉的反噬之力却骤然如同雷轰电击一般,让已是强弩之末的他忍不住痛哼一声,不由自主地从半空中重重砸落在地。“恒露……”他用尽力气嘶喊了一声,听在旁观者耳中却已弱不可闻。

鸟灵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当先上前,似乎不相信这个平日里那么强大的人竟然会真的再无反抗之力。过了良久,眼看石宪仍是不动,他们终



于小心翼翼地围拢上去，试探了几下发现那个人果然虚弱不堪，当下欢呼一声，扑了上去。

鸟灵的尖爪和利齿如同刀剑一样撕开了石宪的皮肉，他甚至可以在你争我夺的嘈杂声中听见自己血液汨汨外流的声音。倒在空寂之山冰冷的岩石上，石宪努力抬起头，想要透过鸟灵们黑色翅膀的空隙找到那袭熟悉的红衣，视线里却始终空空如也。只有那朵他寄托了无限希望的白莲，被空寂之山吞噬了所有的生气，在一瞬间被鸟灵们践踏成了尘土——就像他自己一样。

“看来，我终究是救不了你了……”往事如同潮水一样汹涌而至，淹没了石宪所有的神志。当那缕期盼的目光终于熄灭的时候，血肉模糊的人只剩下一声微不可闻的誓言：“我答应你……要带你去……天……华……界……”

“不用假惺惺了，我早已回到了云荒，回到了天华界，你以为再提起当年的事情我就会放过你么？”一只指甲尖利的手掐住了石宪的脖子，将他的头整个提了起来，深不见底的黑色眸光冷如利剑，“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么？你总是用那么怜悯那么悲惨的目光看着我，时刻提醒我身为鸟灵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不杀了你，我怎么能过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石宪此刻已经看不清楚面前红衣黑发的身影，只在昏迷中喃喃地念叨，发自肺腑的声音和着鲜血从口中涌出，“我们去找天华界……那里开满莲花……你会明白我对你的爱……超过你的恨……”

尖利的指甲慢慢从石宪的脖子上松开，重伤的身体缓缓坠落到岩石上。就在口角沾着鲜血的鸟灵们欢呼一声，打算继续享受难得的美餐时，一双黑色的翅膀忽然狠狠抽过去，将一众鸟灵扫得立足不稳跌了出去。下一刻，一个带着威势的声音在空寂之山山顶响起：“都给我滚！以后再也不许找他的麻烦！”

一 神之子

我有一个秘密。

我是神的孩子。

当然,从我发现这个秘密开始,我就从未把它告诉过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不过我猜他们知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他们就是神,神应该无所不知。既然如此,他们不提,我也不提。神与神子之间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不是吗?

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秘密的,就像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思考。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里面,村子背后是层层叠叠奇峻秀丽的山峦,清淡的薄雾环绕在山巅,最终化为一道清泉从山脊汨汨流下,润泽了从山顶披陈到村庄边缘的树林。而那些树木,更是无不虬枝劲节,每一株都可以成为一片园林中最出色的景致,每一片树叶上都仿佛跳跃着七彩的光斑:曙红、金黄、黛青、石绿……这一切美景,都和父亲笔下的那幅《秋山暝色图》异曲同工,仿佛父亲只是把画笔朝着虚空挥洒,就创造出了那一片深邃宁静而又鲜润多彩的风景。

村庄里只有稀稀落落七八户人家,虽然住的都是竹篱茅舍,却无一不谈吐儒雅,举止脱俗,成日里行的都是采药、抚琴、饮酒、吟诗、读书、下棋等等雅事,从无一人为了生计发愁。当然我只是个孩子,更是不用发愁的,母亲在后院里养了小鸡小鸭,父亲也常常从门前小溪中钓上大鱼来,我所做的便是扑完黄蝶放完纸鸢后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然后乖乖地听父亲给我讲解经史子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无数人求而不得的理想生活。





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而祥和。我从来不会问父母亲我们是谁，为什么住在这里，将来会怎么样，我只是一个懵懂的孩童，永远无忧无虑。

直到有一天——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影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开始只是占据了远山的一角，随即以惊人的速度笼罩了村子外侧的大幅山水，并逐渐往我们的村子移动而来。更可怕的是，那个黑影的轮廓分明是一个人，一个巨大无比的女人！那个时候我正和平日一样，同一个梳着双抓髻的同伴在菜地里扑蝴蝶，面对这样惊异而恐怖的景象，我吓得大声叫唤，同伴却听而不闻般一片茫然，目光照旧落在不远处的黄蝶身上。

我见他置若罔闻，就打算扔下他往菜地旁的茅舍跑。这个时候父母亲应该坐在一起品茶吟诗，也只有他们可以把我从眼前这匪夷所思的骇人景象中拯救出来。可是，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事实——我跑不了，无论我怎样咬牙努力，我都无法逃出这片小小的菜花地，甚至连我双手举起要扑向蝴蝶的姿势都无法改变一丝一毫！前所未有的恐惧袭上了我的心头，我仿佛一只刚刚完成蜕变苏醒过来的蛾子，想要破茧而出之时却发现束缚自身的丝茧牢不可破，只能用尽全部的力气扭动和挣扎。因为若是无法自由，便只有死。

我的垂死挣扎反而吸引了那个巨大黑影，它竟然径自向我移动过来，把我笼罩在它的阴影下。我吓得不敢再动，又突然想起整个村庄除了我谁都没有发出多余的声音，只好努力保持原状，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

然而那个黑影看来是盯上我了，它悬浮在我的面前，看不见的目光灼灼地落在我身上。随后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天空中传下来：“你是他们的儿子？”

她没有说明“他们”是谁，但是我在一瞬间就明白，她说的是我的父亲母亲。于是我想起父亲在书上教过我的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当即鼓起勇气回答：“是又怎样？”其实我还想做出一个更加英勇无畏的动作来，至少也要挺直脊背，可是我仍然无法改变自己举着双手扑蝴蝶的姿势。这个动作连想想都觉得很傻很幼稚，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然而她没有嘲笑我，只是奇怪地“咦”了一声，越发朝我凑得近了些：“你居然会说话？”

我又不是哑巴，为什么不会说话？我的恐惧变成了愤怒，于是我只是哼了一声，表示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

她笑了起来，声音清脆，虽然从天而降仿佛雷霆一般，却也不让人感觉刺耳。“居然还会生气，真是奇妙啊。”她忽然止住了笑，严肃地问，“你从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存在的？”

这个问题委实太深奥了些，何况还有些贬低我的意思，于是我便色厉内荏地回答道：“自然是从一开始便感觉到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这种沉默让我又有些畏惧，不知她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偏偏无论我怎样努力睁大眼睛，都无法看清楚她的模样，眼前始终只是一片白茫茫的柔和光芒。就连她的声音，也仿佛是隔着什么传过来，就像——就像我们处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问你几个问题。”那个巨人果然没安好心，一连串抛出些折磨我的问题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为什么这里的景色从来不曾改变？为什么你永远不会长大？为什么你无法自由活动？为什么你刚才大声尖叫，你的父母亲却还在安心喝茶而不顾你的安危？”

“我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有名字，一定要有岁数呢？”我硬着头皮回答，“我能思考，所以我存在。”

“你这个样子也敢自称能‘思考’？”那个女人的声音“咯咯”笑了起来，倒有些妖媚的感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仙，是来启迪你的心智的。你好好想想我刚才的问题，就能长大了。”

我不明白她的问题跟我长不长大有什么关系，我确实一直都是这个头梳双髻身穿小褂的顽童模样，不像父亲那样长身玉立衣袂飘飘。可这又有什么不妥的呢？正当我想要开口嘲笑她的时候，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目光芒乍然从遥远的天边亮起，一个声音带着怒气喝道：“程青芜，你给我出来！”

“不好，被发现了。”跟我说话的女巨人轻轻“哎哟”了一声，黑影急速从我们的村庄上空退去，“再见，小东西，我会再来看你的。你可要争气，我一直都在哦。”





我怔怔地没有回话，没有听懂她最后的意思。不过我听出来，刚才那个喝退了女巨人的，是母亲的声音。看来我原先的猜测没错，能够一声就把那可怕可恶的女巨人吓跑，母亲肯定是神仙无疑。

那个叫做程青芜的女巨人，抑或是女神仙走了，可她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并且深深地困扰着我的内心，浓重的疑惑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就像她说的一样，时光仿佛在我们所居住的村庄凝滞了，飘在半空的树叶从不落地，远处萦绕在山峰上的云烟从不飘移，就连飞翔在我 and 同伴面前的黄蝶，也始终近在咫尺但永远不能触摸。

这些事情，以前看起来是多么理所当然，可是当那个叫做程青芜的女巨人把它们当做问题提出来后，我就彻底地迷茫了。在这个没有年月没有季节没有时刻的世界中，我只能靠着自己越来越多的问题来判断自己正在不停长大。可是既然我的世界中从来没有“时间”的观念，我又是从哪里懂得它的呢？

这些问题折磨得我快要疯了。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大叫起来：“我不要再住在这里了，我不要再扑蝴蝶了！我要长大！”这是我第一次向父母亲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他们仍旧坐在院子的回廊下，笑盈盈地喝着茶联着句，仿佛压根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我站在菜花地里瞧着家的方向，身边的同伴仍旧没心没肺地盯着蝴蝶，我忽然感到万分孤独。

出乎我意料的是，冥冥中有人听见了我的希望。似乎是一觉醒来，一切都改变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正和父母亲一起泛舟在一片广阔的荷塘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景色，自然而然地伸手想要去抓身边的莲蓬，换来父母亲愉快的笑声。

看着他们一派泰然自若的模样，我一瞬间意识到我的父母是比程青芜那个女巨人更加神通广大的神灵，他们伪装成普通人隐居在凡尘，却又可以轻而易举移换时空，创造万物。他们安排我睡了长长一觉，等到醒来的时候，我们不仅搬了家，我也不再是原先无法长大的孩童模样。虽然从荷塘的倒影里看不清自己的模样，可是我自然而然地知道，我此刻已经是一个十七八岁俊俏的少年郎。

程青芜说得对，只要我多想想她的问题，我就长大了。可是尽管我长

大了,父母亲一样对我讳莫如深,我依然感到无比的空虚和寂寞。我的世界里,没有人能与我对话,没有人肯回答我的困惑。我“自然而然”地懂得了许多东西,可正是这“自然而然”的方式,更让我感到恐惧不安。我就像一个不断扩大的圆圈,虽然圈内的东西越来越多,却越发战栗于越来越广阔的圈外的一切。那未知的世界,深邃、神秘、无边无际。

我想要挣脱这种状态,却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于是我开始无比怀念程青芜,期待她再一次出现。

或许是我实在太渴盼她的到来,仅仅是瞥见一角阴影,我就下意识地叫道:“程青芜!”

“呀,小东西真是没规矩,你至少得叫我一声‘青姨’。”程青芜斥责我,不过她的声音里含着笑,所以我不害怕。

“我不小了。”我闷声闷气地回答,不满她每次见到我都是一副倚老卖老的模样。虽然我无法看见她的模样,但听声音她并不老。

“原来你长大了是这个样子啊。”她的口气不知怎么的变得有些尖酸,“和你姓郑的老子如出一辙,傅咏吟真是没有什么想象力。”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转头去看坐在同一艘船上的父母,他们只是木呆呆地没有反应,仿佛程青芜一来,我的整个世界便随之凝结,只有我还保持着清醒。

“你当然不懂,不过你想要懂吗?”程青芜问我。

“当然想。”我觉得她简直是在蔑视我,我终于有些愤怒了,“不过你若是不肯告诉我,我也不求你。”

“怎么连脾气都和那个姓郑的一样倔?”程青芜似乎很开心,朝着外面喊道,“姐姐,来看看你的宝贝儿子,简直就是那个姓郑的翻版。”

“青芜,你何必明知故问?”母亲的声音从天边传来,让我不得不诧异地转头看了看依然木呆呆坐在我身后的母亲,后来我终于断定身边的母亲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真正的她,就站在程青芜旁边,或许和程青芜一样巨大。

“时日有限,你就带他走吧。无论是否能找到,都记得明年暮春之前





带他回来。”母亲似乎疲惫地嘱咐道。

“我最讨厌别人给我定时限。其实只要你不死，他就不会消失，你担心什么？还是好好‘照顾’你的夫君吧。”程青芜酸溜溜地笑道。

“青芜——”母亲的尾音挑起来，状如威胁，却又在最后不得不妥协下去，“青芜，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纠缠了这么多年，我如今唯一能信任的，只有你。你不要负我。”

“好啦好啦，你就是吃定了我心肠软，当初没有抢你的相公，现在也不会害你的儿子。”程青芜哼了声，不再理会母亲，却又对我道，“小东西，不想青姨带你出去玩？”

我此刻早已对这片开不完的荷花摘不尽的莲蓬心生厌倦，却又不好意思再请求父母更换景象，因此听到程青芜的话，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好啊，我们去哪里？”

“去找你的宿主。”程青芜说完这句深奥无比的话，也不理会我的追问，径直道，“你就先在我的葫芦里安身吧。”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就觉得一道金光闪过，顷刻照得我的眼睛如同瞎了一般什么都无法看见，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向上空拖去，当即发出一声惨叫。

“程青芜你——”恍惚中我听到母亲焦急的声音，心下一宽，毕竟母亲还是关心我的啊。

“放心，我没把他怎么样，是他进入我们的世界有些不习惯罢了。”程青芜话音刚落，我便觉得身子周围轻轻晃了晃，“小东西，爬出来给你娘看看，证明我可没欺负你。”

我努力适应了一下四面黑乎乎的环境，朝着唯一透着光的出口爬去，口中道：“母亲不用担心，孩儿很好……”说话间我已经爬到了葫芦口，伸出脑袋往外一看，忍不住又是一声惊叫！

我一眼看到了母亲，虽然她的面目依稀是我日常所见的模样，却苍老憔悴了许多，更何况她的身形是如此巨大，我甚至可以在她的手掌上翻筋斗！再看看她身边，那个头戴紫金冠身穿玄青袍的美貌道姑，应该就是程青芜了吧。被她生拉活拽到她们的世界，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即使我长大

了,在她眼中却始终是一个“小东西”。

“孩子别怕,你身量尚未长成,所以比我们小得多。”母亲仿佛想伸手摸摸我探出葫芦口的头,却又迟疑着将手缩了回去,只是爱怜地道,“等青姨带你去找到一具合适的身体,我们一家三口便可以团聚了。”

“孩儿知道了。”我老老实实在地点头,既然母亲和程青芜都是神,我只要乖乖服从她们的安排就是。反正我看得出来,她们都很爱我,不会为难我的。

“我还想见见父亲。”眼看程青芜握着我所在的葫芦就往外走,我赶紧叫道。

“等你回来就可以看见他了。”母亲的神色闪过一丝黯然,仿佛在掩饰着什么。

“好吧。”我嘟囔了一声,不再说话。程青芜却自语般哼了一声:“看他做什么,看了只怕要做噩梦。”

